

東周列國志

七

一

七

列國志
(一)

東周列國志

序

書之名無慮數十百種。而究其實。不過經與史二者而已。經所以載道。史所以紀事者也。六經開其源。後人踵增焉。戒論議考辨之屬。皆經之屬也。鑑記紀傳敘誌之屬。皆史之屬也。顧六經。聖人之書也。言體必有用。言用必有體。與禮樂經中之經也。而事亦顯焉。詩書春秋經中之史也。而道亦彰焉。後之人才識淺短。遂不得不歧而二之。斯不能不有所戾。故高譚名理者。膏緇於博識之士。而自矜賅洽者。其是非或謬於聖人。顧理無二致。故言道之者。雖世不乏者。究其精者。亦不過收餘蘊。僅可作佐翼。疏其卑者。糟粕唾餘而已。若稍肆焉。則穿鑿傳會。破碎支離之弊出矣。至於事則不然。日異月新。千態萬狀。非聖人已傳之書所能盡也。故經不能以有所益。而史則日以多矣。夫史固載衰成敗廢興存亡之迹也。已然者事。而所以策者理也。理不可見。依事而彰。而莫備於史。天道之感召人事之報施。皆愚忠佞賢奸之辨。皆於是乎取之。則史者可以翼經以為用。亦可謂兼經以立體者也。自制舉藝出。而經學遂湮。帖括家以場屋功令。故猶知誦其章句。至於史學。其書既浩瀚。文復簡奧。又無與於進取之途。故專門名家者。代不數人。學士大夫。則多廢焉。置之偶一展卷。率為睡魔所引。至於後進初學之士。若強以讀史。則不免瞶瞶。岑岑。目森森。直苦海視之矣。春秋三傳。左氏最為明備。專經者猶或不能舉其詞。況其他乎。顧人多不能讀史。而無人不能讀。裨官裨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繹其詞耳。善讀裨官者。亦可進於讀史。故古今不廢。東周列國一書。裨官之近正者也。周自平輒東移下。迄呂政上下五百有餘年。列國數十事物紛靡。較經史為難讀。迨變為裨官。而童稚無不能讀。夫至童稚皆得讀史。豈非快事耶。然世之讀裨官者。頗眾而卒不獲讀史之益者。何哉。蓋裨官不過記事而已。其於智愚忠佞賢奸之行事。與國家之廢興存亡。盛衰成敗。雖皆臚列其迹。而於天道之感召人事之報施。智愚忠佞賢奸計言行事之得失。及其所以盛衰成敗廢興存亡之故。固皆未能有所發明。則讀者於事之初終。原委。一情然安望其有益於學問哉。夫既無與於學問。則讀猶不讀。是為無益之書。安用災梨禍棗。為坊友周君深慮於此。囑余者屢矣。寅卯之歲。予家居多暇。稍為評薦。條其得失。而抉其隱微。雖未必盡合於當日之指。而依理論斷。是非既顯。不謬於聖人。而亦不致遺憾於博識之士。聊以豁讀者之心。目於史學。或亦不為小裨焉。故為評之。而復敘之。

卷首

序文

讀法

總目

圖像

白下蔡 稟元放甫評點

卷一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卷二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褒人贖罪獻美女
犬戎主大開鎬京
秦文公郊天應夢
寵觀公周鄭交質
衛石碻大義滅親
公孫閱率車射考叔
立新君華督行賂

杜大夫化厲鳴冤
幽王烽火戲諸侯
周平王東遷維也
鄭莊公掘地見母
助衛逆魯宋興兵
鄭莊公假命伐宋
公子瑩獻諂賊隱公
敗戎師鄭忽辭婚
祝聃射周王中肩
鄭祭足被脅立庶
鄭祭仲殺靖逐主
高渠彌乘間易君
鄭子疊君臣為戮
齊襄公出獵遇鬼



第十五回

雍大夫計殺無知

第十六回

釋樞因鮑叔薦仲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第十八回

曹沫手劍劫齊侯

卷三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兒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兩定魯君

第二十三回

衛懿公好鶴亡國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禮款楚大夫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塗滅虢

第二十六回

歌屢戍百里認妻

第二十七回

驪姬巧計殺申生

卷四

第二十八回

里克兩弑孤主

第二十九回

晉惠公大誅羣臣

第三十回

秦晉大戰龍門山

第三十一回

晉惠公怒殺慶鄭

第三十二回

晏蛾兒踰牆殉節

魯莊公乾時大戰

戰長勺曹劌敗齊

楚王杯酒虜息姑

桓公舉火爵甯戚

殺子頽惠王反正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齊桓公兵定孤竹

齊皇子獨對姜蛇

齊桓公興兵伐楚

會葵邱義戴周天子

窮百里銅牛拜相

獲陳寶穆公證夢

獻公臨終囑荀息

穆公一平晉亂

管夷吾病榻論相

穆姬登臺要大赦

介子推割股啖君

羣公子大鬧朝堂

- 第三十三回
第三十四回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卷五

- 第三十七回
第三十八回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回
第四十一回
第四十二回
第四十三回
第四十四回

卷六

- 第四十五回
第四十六回
第四十七回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宋公伐齊納子昭
宋襄公假仁失眾
晉重耳周遊列國
晉呂卻使焚公宮

楚王伐兵刳盟主
齊姜氏乘醉遺夫
秦懷嬴重婚公子
秦穆公再平晉亂

介子推守志焚綿上

太叔帶怙寵入宮中

周襄王避亂居鄭

晉文公守信降原

柳下惠授詞却敵

晉文公伐衛破曹

先軫說謀激子玉

晉楚城濮大交兵

連谷城子玉自殺

踐土壇晉侯主盟

周襄王河陽受覲

衛元咺公館對獄

智甯俞假酖救主

老嫗武彊城說秦

叔詹據鼎抗晉侯

弦高假命犒秦軍

晉襄公墨線敗秦

先元帥免胄殉程

楚商臣入宮弑父

秦穆公殺谷封尸

弄玉吹簫雙跨鳳

趙盾背秦立靈公

刺先克五將亂晉

召士會壽餘紿秦

公子鮑厚施買國

齊懿公竹池遇變

東門遂援立子接

趙宣子桃園強諫

卷七

第五十一回

責趙盾董狐直筆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嘗龜構逆

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厲亡師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淋剗子反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

第五十八回

說秦伯魏相迎醫

第五十九回

寵胥童晉國大亂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軍肆敵

第六十一回

晉悼公駕楚會蕭魚

第六十二回

諸侯同心圍齊國

第六十三回

老和奚力救羊舌

卷八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樂盈滅族

第六十五回

弑齊光崔慶專權

第六十六回

殺甯喜子鱗出奔

第六十七回

盧蒲葵討逐慶封

第六十八回

賀龐祁師曠辨新聲

誅閻叔絕纓大會

陳靈公相服戲朝

晉景公出師救鄭

孟僖託優悟主

老人結草亢柱回

逢丑父易服免君

圍下宮程嬰匿孤

報魏錡養叔獻藝

誅岸賈趙氏復興

潁陽城三將鬪勇

孫林父因歌出獻公

晉臣合計逐樂盈

小范鞅智剗魏舒

且于門杞梁死戰

納衛圻甯喜擅政

戮崔杼慶封獨相

楚靈王大合諸侯

散家財陳氏買齊國

第六十九回

第七十回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卷九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五回

第七十六回

第七十七回

第七十八回

第七十九回

第八十回

第八十一回

卷十

第八十二回

第八十三回

第八十四回

第八十五回

第八十六回

楚靈王挾詐滅陳蔡

殺三兄楚平王即位

晏平仲二桃殺三士

棠公尚捐軀奔父難

伍員吹簫乞吳市

囊瓦懼誅誅無極

孫武子演陣斬美姬

楚昭王棄郢西奔

泣秦庭申包胥乞師

會史谷孔子却齊

饋女樂黎彌阻孔子

夫差違諫釋越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殺子胥夫差爭敵

誅羊勝葉公定楚

智伯決水灌晉陽

樂羊子怒餓中山羹

吳起殺妻求將

晏平仲巧辨服荆蠻

荆齊魯晉昭公尋盟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伍子胥微服過昭關

專諸進羹刺王僚

要離會名刺慶忌

蔡昭侯納質乞吳師

伍子胥掘墓鞭屍

退吳兵楚昭王反國

墮三都聞人伏法

棲會稽文種通宰嚭

句踐竭力事吳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納蒯瞶子路結纓

滅夫差越王稱霸

豫讓擊衣報襄子

西門豹矯送河伯婦

騶忌鼓琴取相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商鞅變法
孫臏伴狂脫禍

第八十八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第八十九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第九十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第九十一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蹊

卷十一

第九十二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第九十三回

馮煖彈鋏客孟嘗

第九十四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第九十五回

蘭相如雨屈秦王

第九十六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第九十七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第九十八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第九十九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卷十二

第一百回

秦王滅周連九鼎

第一百一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第一百二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第一百三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辭鬼谷孫臏下山

龐涓兵敗桂陵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張儀被激往秦邦

偽獻地張儀欺楚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齊王糾兵伐梁宋

驅火牛田單破燕

馬服君單解韓圍

假張祿庭辱魏使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信陵君竊符救趙

廉頗敗燕殺二將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嫪毐偽亂秦宮

第一百五回

第一百六回

第一百七回

第一百八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王敖反間殺李牧

獻地圖荆軻闢秦庭

并六國混一輿圖

李牧堅壁卻桓齮

田光刎頸薦荆軻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號始王建立郡縣

繡像東周列國志讀法

列國志與別本小說不同。別本多是假話。如封神水滸西遊等書。全是劈空撰出。即如三國志最為近實。亦復有許多做造在於內。列國志却不然。有一件說一件。有一句說一句。連記實事也記不了。那裏還有工夫去添造。故讀列國志全要挹作正史看。莫作小說一側看了。小說是假的好。做如封神水滸西遊諸書。因是劈空捏造。故可以隨意補截。聯絡成文。列國志全是實事。便只得一段一段各自分說。沒處可用補截聯絡之巧了。所以文字反不如假的好看。只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來。却也是絕妙小說。

列國志原是特為記東周列國之事。東遷始於平王。事多始於桓王。而本書却從宣王開講者。蓋平王東遷。由於犬戎之亂。犬戎之亂。由於幽王寵褒姒。立伯服。褒姒却從宣王時生根。且童謠亡國。亦先兆於宣王之世。故必須從他敘起。來歷方得分明。此記事人倒尋樹根之法。亦不得不然之理也。

列國志是一部記事之書。却不是敘事之書。便算是敘事之書。却不是敘事之文。故我之批。亦只是批其事耳。不論文也。非是我不論其文。蓋其書本無文章。我不欲以附會成牽強也。

列國志一書。大半是靠左傳作底本。而以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等書足之。又將司馬氏史記雜採補入。故其文字筆氣。不甚一樣。讀者勿以文字求之。

列國志因是雜採眾書所成。故其事之詳略。都是不得不然。當日作者不曾加意增減。若再加修飾一偏。便自然更好看。

列國之事。是古今第一個奇局。亦是天地間第一個變局。世界之亂。已亂到極處。却越亂越有精神。周室之弱。已弱到極處。却弱而不亡。淹淹纏纏。也還做了兩百年天子。真是奇絕。

周室卜世卜年。皆過其數。子孫雖已微弱之甚。而仍稱共主。不至遽然亡滅。前人議論。有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若說封建屏藩。互相維持之力。據我看來。兩說都有些正。不可偏在一處講。

若說周家忠厚。開基盛德之報。便該多出兩個賢王。赫然中興幾次。何以僅擁虛名。絲毫不能振作。若說封建屏藩。互相

相維持之力。則夏商兩代。建國相同。何以沒有許多展轉變態。如此論來。則東周列國。還是造物好奇。故作此特奇至變之局。以標新立異耳。不必紛紛強為說也。

由周而秦。是古今變動大樞紐。其變動都自東運以後起。逐漸變來。其中世運之升降。風俗之厚薄。人情之滄滿。制度之改革。都全不相侔。子弟能細心考察。便是稽古大學問。

即如用兵一事。春秋是春秋之兵。戰國是戰國之兵。不消說是大相懸絕。即春秋中齊桓與晉文。便有大段不同處。齊桓時用兵。還不過聲罪取服。其究竟不過請成設盟而已。到晉文時。便動輒以吞并為事。這便是世端大變中之一小變了。

齊桓時用兵。不過論百論千。到晉文時。兵便大盛。一戰之際。常以萬人。齊桓用兵。還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到晉文時。便多行詭計了。子弟於此等處。能細心理會。便是善讀稗官者。

晉文用兵。說請却。也是到了那個時候。其勢不得不然。正是天運改移處。却自怪他不得。若不然。便如宋襄一般。自取禍敗了。

用兵之法。變化多端。用少用眾。用正用奇。最是不可方物。惟有列國志中。却是無體不備。前人於左傳中。集其用兵計謀。便謂兵謀兵鑑。已得要領。況又益之以戰國若干戰法乎。子弟理會得此等處。便不枉讀了此本稗官也。

用兵是第一件大事。兵法是第一件難事。其中變化無端。即專家也。未必能曉徹。今既讀了列國志。便使子弟胸中。平添無數兵法。列國志有益子弟不少。

出使專對。聖人也說是一件難事。惟列國志中。應對之法最多。其中好話歹話。用軟用硬。種種機巧。無所不備。子弟讀了。便使胸中。平添無數應對之法。真是有益子弟不少。稽古用兵專對。都是極大極難學問。今却於稗官得之。豈不奇絕。

金聖歎批水滸傳。西廂記。便說於子弟有益處。說有益處。不過是作文字方法耳。今子弟讀了列國志。便有無數寶學在內。此與水滸傳。西廂記。豈可同日而語。

一切演義小說之書。任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縱是極多。不過十數百數事跡。不過數十百件。從無如列國志中人物。

事跡之至多極廣者。蓋共上下五百餘年。侯國數十百處。其勢不得不極多。非比他書出於撮法。子弟讀此一部。便抵讀他本稗官數十部也。

列國志中人物情事。雖千態萬狀。無所不有。却無神佛僧道邪說妖言在內。便覺眼界清淨許多。比他本稗官真是好看。

列國志中。也有幾處說鬼。却是從左氏傳來。其說鬼處。也還在理上。不與他處邪說同也。

左氏說鬼。雖與他處不同。然畢竟是他恍惚附會處。未可以為信史。

列國志中有許多壞人。也有許多好人。但好人也有若干好法。壞人也有若干壞法。讀者須細加體察。遂各自分出他的等第。來方於學問之道有益。不可只以好壞二字圖過了。

列國志中。雖是也有好人。也有壞人。然畢竟是壞的多。似好的。其好人又輕易不能全美。又多是各成其好。不甚相同。至於壞人做壞事。往往如出一轍。亦且窮凶極惡。已精而益求其精的壞法。都壞將出來。當時人君。却偏偏歡喜壞人。若善惡同時。又往往好不勝壞。又不知是天意作興惡人。又不知用人者都是瞎子。真令人解說不出。

壞人明明作惡。還自好辨。偏是大奸大惡之人。他却偏會依附名義。竟似與好人一般。在暗裏行其險毒之計。這種人最是難認。觀人者不可不知。

惡人依託名義。雖是可以惑人。畢竟也有露馬脚處。只是觀者不審。便被他所騙耳。若明眼人。自瞞不過。

大約看好人壞人之法。只從義利二字上着眼。便可十得七八。賢奸之變。雖有萬態。究其本。總不能外此兩字而已。

義利兩字不並立。天理看得重。爵祿身家看得輕。便是君子。若事事只圖自私自利。便自然要行到刻薄險毒上去了。從何處還有天理來。

義利二字。其機甚微。到後來。便有天淵之隔。即如臣弑君。子弑父。是天地間非常大變。然原其心。却不過從利字上起耳。若肯將名位富貴看得輕。便自然沒有此事了。

列國志中。篡弑之禍甚多。其臣為亂。臣子為賊。罪不容誅。自不消說。然論世者也。要將那君父察勘一番。推求其所

以致此之故。雖不以此而寬臣子之罪。却當以此垂戒為人君父者。使其有所畏懼。故聖人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又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諸如此類。不可勝數。大率都是互舉。後世一切重責子臣。便似凡為君父。便可恣肆為惡者。此是宋儒之偏。失聖人之意矣。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弟敬。夫和婦順。自是萬古不易之理。亦人情至允之論。然聖人教人。只是自盡。為人父者。只是自盡其慈。不必因慈而遂責子之孝。為子者。亦只是自盡其孝。不可因孝而遂望父之慈。推之君臣兄弟夫婦。都是一般。便自然不至有人倫之變了。列國志中許多人倫之變。總由望於人者深耳。

父以慈而責孝。子以孝而望慈。已是不可。況又有父不慈而專責子之孝。子不孝而專望父之慈。君臣兄弟夫婦間。總不自盡一味責人。豈不可笑。居心如此。安得不做出把戲來。然世又偏多此一輩人。可歎也。

立子以嫡。無嫡立長。自是正理。廢嫡立庶。廢長立幼。於天理人情。自是不妥。然立庶立幼者。愛之也。愛之必思所以安全之。今悖於情理而立之。後來便必致有殺奪之禍。不特富貴享不成。反連性命都斷送了。又貽國家以覆亂之禍。其是非利害。本自顯然。却以私心所溺。遂棄安從危。去利就害。自尋禍亂。列國志中。此等不可枚舉。前車既覆。後車復然。甚有身與其禍。而到後來仍自蹈之者。此等愚人。真是愚得又可笑。又可恨。又可憐。

忠而見疑。信而得謗。自是常事。只看自己所處之地。與所遇之人。何如耳。列國志中。此類甚多。其中有學有術。處之有方者。庶幾自全。若只是一味自信。莽撞行去。個個身受其禍。如申生叔武之類是也。讀之令人時生學術不多之懼。子弟於此等書。須加意理會。萬勿草草看過。

列國志中有許多出於微賤。一時投契君心。遂得致位卿相。榮寵終身。如管仲甯戚百里奚等類。其胸中抱負經濟。都是最上一流。只看他初見時。各有一番高識定論。足以深入人主之心。至其後來設施。也都是條條件件。次第第上。利君國下益民生。可見不是一時取給口舌之便者。然若不是機緣湊巧。便也只好困窮草澤沈埋一生了。天下萬世。懷才抱藝。而不得其時者。何可勝數。思之令人浩歎。

戰國是道士之世。其遊說之術。大都不甚相遠。只是其中人品。却自有優劣邪正高下之不同。讀者須自出眼力。分別。

之莫作一例看了。

物莫不聚於所好。國君好賢如齊桓便有管甯等諸人。晉文則有狐趙等諸人。魏文則有田段等諸人。齊莊好勇則有殖綽郭最等諸人。夫力舉千斤射穿七札亦難得之才。而一時便有多人。可見一切人材只患求之不力耳。何患無材哉。有國家者操用人之權而輒曰人材不足吾不信也。

人主自中材以上未有不極知國事之需賢共理者。然高爵厚祿偏難以與君子而易以與小人。及到有事之秋偏要賢能君子出力。却是急切沒處去討。遂有乏才之歎。豈不可笑。

用賢人君子原是極便宜事。他却不肯用。小人平日爵祿也是一般。到有事時非但不能出力。還要賣國求榮。是極不便宜之事。却偏要歡喜他用。他正不知是何等算計。

貪人不顧天理。昧却良心。做上許多壞事。且意不過圖終身受用耳。却不知壞却良心依舊不得受用。枉落千古罵名。有何便宜處。乃前人跌倒後人偏不曉得把滑。如列國志中亂臣賊子接踵而起。饕餮嗜金。蝥蛇甘燭。可勝浩歎。

聖人云性相近習相遠。古語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材之主得賢臣則可以為賢君。與奸佞諂諂之人處則陷於惡而不覺矣。列國志中諸君大半是因臣下以為轉移。而其名譽美惡遂成千古話柄。天下固多中材之人。其尚擇所與哉。

人家子弟天性高明不為俗情所染者千萬中只好一二。其做很下流不可化誨者亦少。大約俱是中材。幼時父師教訓是不消說到成童以後。若朝夕起作都是有學問有品行之人。便自然日進於上達。即商賈買賣中常與老成敦厚者相習。便也可成一個敦樸誠實之器。若與輕薄佻詐浮蕩者處便自然要往下流一路去了。但為善難而為惡易。故常親善人未必便善。而與不善者處便容易易走入邪徑。相與起作之人十個中只有一二個壞的那弟子便有些不可保了。若善惡相參那一半好人便全不足恃。況并無賢人君子在內。又何望其向上乎。為人祖父之心誰不願子孫作賢人君子。而不為之擇交是猶南轅而北轍也。及到他已是習於下流却纔悔恨去責備他。要他改過尚可及耶。嘗論正人最是難交。只是圖他有益耳。與不肖處然快意。只是相與到後來再沒個好收場。正人平日事事要講理。

講法起居飲食都要色色周到。已是令人生厭。若汝做些不合道理之事。便要攔阻責備。使人絮煩。但是與他起作。却也沒甚禍害出來。即或有意外之虞。他便肯用心出力排難解紛。必期無事而後已。不肖之人。平日或圖聚斂。口腹。或圖沾潤錢財。隨風倒舵。順水推舟。任我顛指氣使。其實軟媚可喜。只是他到浸潤不著你的時節。稍拂其意。翻過臉來。便可無惡不作。從前之快心。都是今日之口實。或遇你有別事。他便架空生波。於中取利。事若敗壞。他便掉臂不顧。還要添上許多惡態惡言。不怕你羞死氣死。却怪世人擇交。偏要蹈軟媚洗腆。及到事後追悔。已是無及。試看列國志中。君相用人。士大夫交友。往往墮此套中。而不悟可悲可歎。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雖是兩句熟話。却是亘古不易之言。試看列國志中。許多君相卿士大夫。起初任情徑達。不聽好言。無不貽到頭之悔。及到禍亂已成。身名已敗。却纔思想善言。自羞自恨。已無及了。吾願普天下賢士大夫讀書學者。於良朋密戚。逆耳言來。莫便憤然加怒。且將那言語細細詳味一番。即使其言不是。於己亦無所損。儻事有可疑。理有足採。便可及時補救。免到後來懊悔也。

本書中批語議論。勸人着眼處。往往迂。殊未必恆讀者心目。然若肯信得一二分。於事未必無當。便可算我批書人。於看書人有毫髮之益。不止如村塾說彈詞。僅可供一時之悅耳。教子弟讀書。嘗苦大是難事。其生來便肯鑽研攻苦。津津不倦者。是他天分本高。與學問有緣。這種人。千百中只好一二。其餘便都是不肯讀書的了。但若是教他讀論道。論學之書。便苦杆格不入。至於稗官小說。便沒有不喜去看的了。但稗官小說雖好。然畢竟也有不妥當處。蓋其可驚可喜之事。文人只圖筆下快意。於弟子便有大段壞他性靈處。我今所評列國志。若說是正經書。却畢竟是小說。樣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杆格不入。但要說他是小說。他却件件從經傳上來。子弟讀了。便如將一部春秋左傳國語國策都讀熟了。豈非快事。

有人來說列國志。也不是全美之書。不可輒與子弟讀。試問其故。則曰。其中夾有許多驕奢淫佚。喪心蔑理之事。恐子弟看了。引他邪心。此真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見。否則假道學及小兒強作解事者也。夫聖人之書。善惡并存。但取善足以為勸。惡足以為戒而已。他本小說。於善惡之際。往往不甚分明。其下者。則更鋪張淫孽。誇美好處。此則金生所謂。

其人可誅其書可燒斷斷不可使子弟得讀者也若列國志之善惡施報皆一本於古經書其所謂善足以為勸惡足以為戒者又何嫌於駭者淫佚喪心蔑理也哉

列國志是一部勸懲之書只看他忠奸厚薄無有不報即不報之於身子孫也終久逃不過真是有益世道人心不他書亦講報應亦欲勸懲但他書勸懲多是寓言惟列國志中件件都是實事則其勸懲為更切也

列國志中繇詞其語甚古亦甚驗不知當日所用是何古書如何占法自秦火後失傳殊令人恨恨

列國志前後評語悉是隨手寫去更不曾重加點竄其中字句多有不妥適處蓋我只是評其事理之是非原無意於文字之工拙也

列國志中謬誤甚多如左傳史記俱言宋襄夫人王姬欲適公子鮑而不可舊本乃謂其竟已適了又說國人好而不知其惡此事關繫甚大故不得不為正之他如彗星出於北斗主宋齊晉三國之君死難本是周內史叔服之占却作齊公子商臣使人占之此類甚多不能徧及也

卷首

序文

讀法

總目

圖像

卷一

第一回

第二回

第三回

第四回

第五回

第六回

第七回

第八回

卷二

第九回

第十回

第十一回

第十二回

第十三回

第十四回

周宣王聞謠輕殺

褒人贖罪獻美女

犬戎主大闢鎬京

秦文公郊天應夢

寵觀公周鄭交質

衛石碻大義滅親

公孫閱爭車射考叔

立新君華督行賂

齊侯送文姜婚魯

楚熊通僭號稱王

宋莊公貪賂構兵

衛宣公築臺納媳

魯桓公夫婦如齊

衛侯朔抗王入國

杜大夫化厲鳴冤

幽王烽火戲諸侯

周平王東遷維也

鄭莊公掘地見母

助衛逆魯宋興兵

鄭莊公假命伐宋

公子翬獻諂賊隱公

敗戎師鄭忽辭婚

祝聃射周王中肩

鄭祭足被脅立庶

鄭祭仲殺堵也逐主

高渠彌乘間易君

鄭子也薑君臣為戮

齊襄公出獵遇鬼

白下蔡 募元放甫評點

